

# 冷战后美国对朝政策 ——战略缺失与敌意螺旋的形成

王俊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 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北京 100007)

[关键词] 冷战后;美国;对朝政策;战略缺失;敌意螺旋

[摘要] 冷战至今在美朝保持接触与对话的背景下,朝鲜先后进行三次核试验与多次卫星发射,美朝间的敌意也进一步加剧。这不仅与朝鲜改善对美关系的愿望相悖,也有悖于美国全球范围内消除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战略目标。同时,也使得中国矢志不渝追求的朝鲜半岛“和平稳定”与“无核化”两大战略目标越来越远。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一“多方共输”的结果?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本文首先回顾了冷战后美国的对朝政策。接着从战略概念的界定出发,指出冷战后美国对朝战略缺失的现实以及导致美国战略缺失的原因。在此基础上,通过分析冷战后朝鲜的国家战略特别是对美战略期待,详细分析了美国对朝战略缺失与美朝敌意螺旋形成的逻辑关联。

[中图分类号]D83/87.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3)09-0072-09

冷战后朝鲜一向把对美关系看作对外关系的最重要方向,其他关系服从并服务于对美关系。从美国来看,冷战结束以来,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成为对外战略的优先议题,与朝鲜改善关系也能服务于这一议题。但从结果看,朝鲜不仅进行了三次核试验与多次卫星发射,距离美国的战略目标越来越远,而且朝美关系更为恶化,朝鲜改善与美国关系的愿望也看不到边际。同时,这

也完全有悖于中国在朝鲜半岛上矢志不渝追求的“和平稳定”与“无核化”两大战略目标。“朝鲜半岛局势处于前所未有的危险当中”。<sup>[1]</sup>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多方共输”的结果?随着朝核问题的久拖不决,特别是朝鲜顶着国际社会的巨大压力进行三次核试验和多次卫星发射,目前民意对朝鲜的负面印象越来越大<sup>①</sup>,很多专业分析也将责任推到朝鲜身上<sup>②</sup>。笔者并不否认朝鲜对于目前

[收稿日期] 2013-05-15

[作者简介] 王俊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法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周边外交战略、东北亚安全、朝鲜半岛问题的研究。

① 对朝鲜核试验的以及对其领导人的批评在网络论坛上展开激烈讨论,此前,类似讨论常被官方删除。

② 比如,王东:《朝核问题:国际社会如何应对朝鲜的挑战》,《观察与思考》,2009年第10期,第56-57页;Homer T. Hodge, “North Korea’s Military Strategy”, *Parameters*, Spring 2003, pp. 68-81, 等。

的半岛局势负有重大责任<sup>①</sup>。本文意在追问:作为比朝鲜强大无数倍以及实际掌握着朝鲜问题解决钥匙的美国应该承担什么责任?国内有关美国对朝政策的研究很多,但相关研究要么集中于某一届美国政府的对朝政策<sup>②</sup>,要么集中于对朝核问题的研究<sup>③</sup>。缺乏从冷战后美国历届政府对朝政策规律的角度进行的分析,本文试图以两国“敌意螺旋”形成的原因为切入点探究“多方共输”背后的逻辑。

## 一、冷战后美国对朝政策的回顾

冷战结束不久,朝鲜在宁边地区建立后处理工厂事件曝光,老布什政府开始意识到解决朝核问题的紧迫性。1991年9月,老布什政府正式表明立场,公开谴责朝鲜正在研制核武器,要求对其检查。通过取消部分制裁以及从韩国撤走所部署的核武器等,美国助理国务卿坎特与朝鲜劳动党中央书记金永春于1992年1月实现了两国首次副部级会谈。美国对朝政策从冷战时期的孤立遏制调整为逐渐接触,包括核武器在内的朝鲜问题正式步入冷战后美国的外交议程。<sup>[2]</sup>

1993年1月克林顿上台后,为了迫使朝鲜配合国际原子能机构对其核设施“特别检查”,3月9日,美韩恢复举行“协作精神93”军演。朝鲜对此做出强烈反应。3月12日通报正式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之后,美国调兵遣将、恐吓威胁,朝鲜则针锋相对、毫不示弱,战争一触即发,第一次朝核危机爆发。出于种种考虑<sup>④</sup>,美国助理国务卿加卢奇和朝鲜第一副外相姜锡柱于1993年6月在纽约举行会谈,朝鲜宣布暂停退约。通过卡

特访问平壤在内的种种外交努力,以1994年美朝《关于朝鲜核问题的框架协议》签署为标志,美国开始奉行“接触遏制”的对朝政策。<sup>[3](P45)</sup>

此后美朝关系总体上平稳改善。1998年11月,克林顿任命前国防部长威廉·佩里领衔对朝政策审议小组,彻底审查美国对朝政策。审议小组强调,美国在朝鲜半岛维持强大军事威慑的同时应采取与朝鲜合作的手段。“佩里报告”发表后,美国进一步加强了与朝鲜的接触。<sup>[3](P47)</sup>美国时任国务卿奥尔布赖特2000年10月成功访朝。克林顿原计划也要亲自访朝,但在美国国内的一片批评声中,最终于12月28日以“没有足够时间”与平壤达成一项能够“提升美国国家利益”的协议为由,决定在其任期内放弃出访朝鲜。<sup>[4]</sup>

事实上,就在克林顿政府准备大幅改善与朝鲜关系的同时,美国国内强烈的反对声音已经响起。1999年11月,由副国务卿阿米蒂奇领导的“国会朝鲜问题建议小组”发表报告,指出即将上台的小布什政府需要关注以下几点:“朝鲜的恐怖主义行为,毒品走私及人道主义等问题;朝鲜仍在秘密进行违反框架协议的核活动;朝鲜处于经济和政治崩溃的边缘”。<sup>[5]</sup>2000年5月,美国众议院以334对85票通过一项由众议员克里斯托弗·考克斯和爱德华·马基提出的修正案,禁止克林顿政府承担援助朝鲜轻水反应堆建设的责任。7月,众议院又通过另一项由众议员杜格·贝罗特提出的修正案,禁止将对外援助款项用于帮助朝鲜建设反应堆。而美国向朝鲜提供任何轻水反应堆技术均需得到国会同意。<sup>[6]</sup>这不仅给克林顿改善对朝关系泼了冷水,也给下届美国政府的对朝政策施加了压力。

① 比如,朝鲜的错误认知,对核边缘政策的迷恋,甚至认为只要进行了核试验,有核事实会得到美国默认,印巴有例在先。这显然也是两国敌意螺旋形成的重要因素。

② 代表性成果如:崔志鹰:《奥巴马上台后的美朝关系走向》,《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8期,第59—64页;朱锋:《布什政府的半岛政策与朝鲜核危机》,《现代国际关系》,2003年第2期,第1—7页;顾国良:《克林顿政府对朝政策:核与导弹问题》,《美国研究》,2001年第1期,第40—54页。

③ 代表性成果如:樊吉社:《美国对朝政策:两次朝核危机比较》,《美国研究》,2009年第4期,第21—38页;蔡建:《美国对第一次朝鲜核危机的应对政策》,《韩国研究论丛》,2006年5月,第75—98页;刘俊波:《影响美国朝核政策的内部因素》,《国际资料信息》,2009年第12期,第10—15页。

④ 比如,克林顿政府1993年1月刚刚上台,对外交形势需要评估和熟悉,不可能立即采取军事行动。

小布什 2001 年 1 月上台后,韩国总统金大中 3 月初访美欲促使美国新政府继续支持其对朝“阳光政策”。3 月 6 日,国务卿鲍威尔面对记者的有关提问,公开指出布什政府会继续克林顿的对朝政策。但紧接着鲍威尔就没有出现在欢迎金大中的峰会上,媒体也被告知对朝政策正在评估当中。这不仅暗示小布什在对朝政策上有可能转向,也一开始就把内部高层对朝政策的分歧公示于众。以重新评估对朝政策为借口,美国宣布中断与朝鲜的对话与接触。2001 年 6 月,小布什政府宣布完成对朝政策评估,提出对朝政策的新目标:“确保朝鲜核冻结计划的透明度;禁止朝鲜对远程导弹的开发、试验、部署及出口;削减其常规武装力量;加强对人权的关注”。<sup>[7]</sup>由此可见,小布什政府的评估,其初衷不是继续推进而是颠覆克林顿政府的对朝政策。这导致朝鲜的强烈反对,美朝正式对话随之中止,两国恶语相向。第二次朝核危机也于随后爆发。

在第二任期内,随着在伊拉克问题上陷入泥潭,小布什越来越强烈希望能在朝核问题上取得突破。在这种背景下,2005 年 9 月 19 日达成《第四轮六方会谈共同声明》,俗称《9·19 共同声明》出台。但不久美国以朝鲜在澳门的公司制造假币为由提出金融制裁,朝鲜则以 2006 年 10 月核试验进行回应,两国关系的危机再次爆发。虽然此后小布什政府对朝鲜的核试验出台了强烈制裁,但公开指出仍要通过外交途径解决。<sup>[8]</sup>(P90) 2007 年 1 月中旬双方在柏林举行了几次直接会谈。这也正是克林顿政府与朝鲜举行直接会谈的地方。一切似乎又回到了接触对话的原点。在双方以及六方会谈其他成员国的共同努力下,2007 年 2 月 13 日达成了《落实共同声明起步行动》文件,俗称《2·13 文件》。保守力量对此全力掣肘。美国财政部根据《爱国法》第 311 条款规定,继续指责朝鲜在澳门银行的洗钱与制造伪钞活动,不愿听从美国朝鲜问题特使希尔“在不改变现有法律条款前提下对该案例进行特殊处理”的建议。<sup>[9]</sup>但总体上,美朝关系开始逐步改善。

奥巴马第一个任期“巧实力”的外交理念,看起来美朝关系改善的势头有望继续下去。奥巴马

上任后不久也派出了朝鲜问题特使斯蒂芬·博斯沃思访问朝鲜。可是,博斯沃思回国后却说,“美国现暂无再与朝鲜对话的打算,有关各方需要保持战略耐心”。<sup>[10]</sup>2009 年 2 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东亚访问期间为美国亚洲政策定下基调,在朝鲜问题上要可验证地弃核。这正是朝鲜最为反感的。3 月 9 日,美韩在韩国境内举行联合军演,更加剧了朝鲜对奥巴马政府对朝政策的疑虑。朝鲜于是进行第二次核试验,判处两名美国女记者重刑,并进行卫星发射,危机再次爆发。奥巴马在推行严厉制裁的情况下,也开始改善对朝关系。2009 年末美国朝鲜问题特使博斯沃思访问朝鲜。2010 年美国前总统卡特也访问了朝鲜。2011 年、2012 年两国又多次进行政府间会谈,并于 2012 年 2 月达成《2·29 协议》。

## 二、战略的界定与美国对朝战略缺失

曾参与制定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美国战略计划的阿·魏德迈(Albert Coady Wedemeyer)将军指出,“战略就是运用国家的力量,以实现国家政策所规定的目标的艺术与科学”。<sup>[11]</sup>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认为战略“就是基于目的与手段之间经过深思熟虑的行动计划”。<sup>[12]</sup>国内学者将其定义为“专注于如何有效地利用既有的资源以实现政策目标”。<sup>[13][14]</sup>关于战略的构成要素,美国海军少将怀利指出了三点,“利益和目标确定了战略要求。政策提供了满足这些战略要求的准则。现有的人力物力提供了达成战略要求的手段”。<sup>[15]</sup>(P46)国内学者认为,战略“主要内容包括对客观形势现状与发展趋势的基本判断,对该事物在其所处大环境中实际地位的研判,基于这种判断之上所要达到的基本目标和为实现目标所必需的基本手段与途径”。<sup>[16]</sup>

本文无意深究战略的概念与理论,但由此可见,一国政策要具备“战略”高度,应满足以下三点:第一,既然用“全国之力”去实现,战略目标的制定应该合理并有清晰的利益基础;第二,为了制定科学的战略,需要对战略实施对象有客观的认知,这就要求尽可能的要抛开意识形态,务实而严

肃地对实施对象进行评估;第三,战略的精髓在于为了目标实现在手段上不拘泥于墨守成规,如果手段有利于目标实现应举全国之力持之以恒地推进,至少国内决策层的意见应一致。如果手段有悖于战略目标实现,则要不断优化。就此而言,虽然不能从执行的效果本身来判断是否具备战略,但在一个较长时间内,如果执行的效果持续与所追求的目标距离越来越远,但执行者又不修正目前的手段,那这应该不属于“战略”。

由冷战后美国的对朝政策来看,美国在目标上是要“维持现状”。<sup>[17](P547)</sup> 维持现状只能被视为管控危机的目标,一个“反美高涨”与“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特别是“拥核”已达五年以上的朝鲜现状,显然不是基于美国合理且客观利益基础上的战略目标;在对朝鲜的客观认知上,美国“从未有过严肃而客观的战略研判”,<sup>[18]</sup> 对朝评估高度意识形态化<sup>①</sup>;从政策手段上看,在客观环境没有发生较大变化,而且有时证明当前政策有效的情况下,冷战后不仅美国不同政府间的政策缺乏基本的连续性,而且每届政府也不能始终如一,政府高层的政策分歧也屡屡公示于众;从执行效果与手段的不断修正上看,拥核的朝鲜距离美国要求其“弃核”的目标已越来越远,但美国的手段依然在“接触”与“遏制”间循环往复;由此可见,对于美国一个如此重视战略的国家,冷战后在对朝政策上却呈现出明显的战略缺失。

从历史上看,美国的朝鲜半岛政策始终具有两面性。一方面,由于其敏感、特别是牵涉到其他大国的关系,绝不可被长期忽略或轻视。比如1951年艾奇逊讲话中,明确要在美国对外战略利益上忽略朝鲜半岛,但随着朝鲜战争爆发,美国以所谓应对“苏联及共产主义威胁”为借口,直接出兵朝鲜。另一方面,朝鲜战争后,韩国在美国遏制苏联的战略地位上有所上升,但有关韩国乃至朝鲜半岛的战略地位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最终确认。朝鲜半岛和世界上其他中小国家与地区一样,仅仅作“工具性”服从于美国与苏联的全球争霸战略。“美国从来没有一个独立完整的朝鲜

半岛战略”。<sup>[19]</sup>

冷战结束尤其“9·11”事件后,打击恐怖主义成为美国重要的对外战略目标,对朝政策服务于美国其他战略目标的“工具性”特点仍然没有改变。在小布什第一次和金大中通电话时,金大刚刚获得2000年诺贝尔和平奖不久,小布什明确表示对“阳光政策”不满,对朝要奉行强硬政策,“我们希望他放弃核武器,否则,我们就强制他放下”。<sup>[20](P287)</sup> 然而,在“9·11”事件后,美国由于忙于反恐与阿富汗战争,以及为伊拉克战争做准备,小布什对于金大中“阳光政策”的态度就突然转身。2002年2月,小布什访问韩国时指出,“我明确无误的支持他(金大中)的阳光政策”,并表示“我们很高兴与朝鲜进行对话”。<sup>[8](P81-82)</sup>

对朝战略缺失也部分解释了冷战后美国政府为什么对解决美朝间的问题缺乏动力。比如,2000年6月,还是州长及总统候选人的小布什曾问沙特王子班达尔:“人人都要我谈论朝鲜,我为什么必须在乎朝鲜?”<sup>[21](P17)</sup> 奥巴马上台后,采取“战略忍耐”政策,基本含义就是在朝鲜改变立场之前,美国将在朝核问题及六方会谈问题上采取静观其变的态度,<sup>[10]</sup> 实质也是一种“战略忽视”。

### 三、是什么导致了美国战略缺失?

首先,认为并鼓吹“朝鲜即将崩溃”,等待与观望成了美国对朝政策的基本心态。20世纪90年代,当时的驻韩美军司令加里·勒克(Gary Luck)在一个听证会上表示:“问题不是朝鲜是否会垮台,而是如何崩溃。是自行崩溃,还是在外力施压下崩溃?”<sup>[22]</sup> 基于这一判断,老布什采取“朝鲜半岛问题内部化”的间接接触政策,鼓励韩国与朝鲜谈判,目的在于推动韩国以“吸收”方式统一北方。<sup>[3](P42)</sup> 1994年9月美国官员在《洛杉矶时报》上发表文章:“我们坚信朝鲜共产主义政体可能在未来的几年里解体,那么他们所要求的经济

① 在本文第三部分“是什么导致了美国对朝战略缺失”部分会详细分析。

利益我们也就不需要实际支付”。<sup>[23](P1)</sup> 1997年, CIA邀请专家讨论朝鲜形势,得出结论指出朝鲜很可能在5年内崩溃,认为当时金正日政权是在临崩溃前的喘息。<sup>[20](P285,286)</sup>这也部分解释了克林顿政府在与朝鲜达成《关于朝鲜核问题的框架协议》后,为何在落实问题上犹豫不决,行动迟缓。

小布什政府时期,当记者询问美国副国务卿博尔顿(Bolton)美国政府的对朝政策时,博尔顿指着《朝鲜的末日》(The End of North Korea)这本书说,“这就是我们的政策”。<sup>[20](P285,286)</sup>这本书的作者正是力主“朝鲜崩溃论”的美国企业研究所(AEI)研究员艾伯斯塔德(Nickolas Eberstadt),他在书中预测朝鲜至少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就已经开始逐渐解体(disintegration)。2003年5月,美国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威茨称朝鲜“正处于经济崩溃的边缘,摇摇欲坠”。<sup>[24]</sup>时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的维克托·查(Victor Cha)指出,朝鲜的半岛政策已经从主导统一转向避免政权倒台以及被韩国吸收。<sup>[25](P546)</sup>对朝鲜政权即将崩溃的错误判断,使得小布什政府第一任期对朝采取了“以压促变”,期待朝鲜政权加速崩溃。

由此可见,无论是老布什的“间接接触”政策,还是克林顿政府的“温和”接触,以及小布什政府的强硬加“鹰派接触”,都由于低估了朝鲜政权的生存能力,基于“朝鲜即将崩溃”的假设,不愿对朝鲜政治文化、国家战略、外交风格加以了解,更不用说去制定一份长期且持之以恒推进的对朝战略了。

其次,在对朝鲜的客观认知上,高度的意识形态化掩盖了对朝鲜真实意图的客观了解。克林顿政府时期,时任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宣称:冷战后对付“无赖国家”是美国面临的巨大挑战之一,朝鲜被指为“无赖国家”中的一个。<sup>[26]</sup>奥尔布赖特还明确将世界上的国家划分为四类:国际体系内国家、过渡国家、失败国家和无赖国家,认为“朝鲜是一个准失败国家”。<sup>[26]</sup>小布什政府对朝鲜政权及其领导人更为反感,称其为最危险的政权、暴君、魔鬼。<sup>[27]</sup>2002年1月,布什在国情咨文中把朝鲜与伊拉克、伊朗及恐怖主义分子同伙称为“邪恶轴心”。2002年朝核危机发生后,小布什也没有改

变对朝鲜领导人带有强烈价值判断的批判。他在2003年1月称,他不会“同情一个让本国人民挨饿的领导人”。<sup>[28]</sup>2003年7月,美国副国务卿博尔顿公开称朝鲜的生活就像“地狱般的噩梦”,谴责朝鲜领导人金正日是“残暴的独裁者”。<sup>[29]</sup>

美国对朝政策评估的高度意识形态化看起来与认知相符有关。认知相符是造成错误知觉的重要原因,“人都有根据历史经验保持自己原有认知的趋向。当他们接收到新的信息的时候,总是下意识地使新的信息与自己原有的认知保持一致”。<sup>[30](P13)</sup>尤其是产生了敌对意象,模棱两可甚至是前后矛盾的信息都会被纳入这种意象之中。“从认知心理学上看,敌人意象包含了一种极其厌恶的情感因素,所以人们强烈希望保持现有的意象,很少愿意去寻求有关敌人的新信息。固化身份引发敌视和对立的行动,并使对方采取敌对回应行动的可能性增大。这种互动式敌对行动的循环,加强了彼此的对手意象。而且,敌人意象倾向于自我实现和自我加强”。<sup>[31](P117-118)</sup>冷战时期,美国对朝鲜保持冷战态度,政策的出发点是将朝鲜看成敌人。全球范围内的冷战虽然结束了,但是朝鲜半岛的冷战没有结束,美国在对朝问题上的冷战思维依然存在。冷战思维与认知相符促使美国继续将朝鲜看成敌人,并用苏联的模式推导朝鲜的行为模式,导致对对手行为判断的丑化与意识形态化。

价值观的优越性与道德的优越论不仅违背互相尊重与平等相待的精神,而且也掩盖了对朝鲜真实意图的了解。<sup>[18]</sup>从克林顿到布什政府,朝鲜的核开发一直被冠之以“无赖行径”,是谋求向美国“勒索好处”的手段。过分强调价值观与道义,“目标与途径两者之间的平衡就会时常混乱,阻碍了美国对朝制定清晰与深思熟虑的长期战略”。<sup>[8](P875)</sup>

最后,在政策手段上,美国阶段性的摇摆于“接触”与“遏制”政策,缺乏对有效政策的坚持与优化。克林顿通过“接触政策”在暂时冻结朝鲜核项目与导弹发展上取得了有限成功,但由于缺乏持之以恒的推进,在国内政治掣肘与外交重点转移的背景下,克林顿政府的政策开始偏离解决问题的轨道,未能根本解决朝鲜的核与导弹问题。

布什政府在朝鲜核试验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与解决问题的紧迫性,通过“积极接触”政策一度使得朝鲜暂时冻结核武项目,上交了关于核武发展的材料,甚至炸毁了宁边的冷却塔启动“去功能化”进程,但同样由于缺乏持之以恒的推进,迫在眉睫的危机过后,一切又回到原点。战略忽视与强硬施压再次成为美国的对朝政策,两国关系再度回到对峙与敌视。

由此可见,实际拥核与已成功拥有运载工具的朝鲜离美国阻止朝鲜拥有所谓“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政策目标已越来越远,但是美国在政策手段上却墨守成规,以“危机管控”为出发点,对朝外交呈现出明显的“刺激—反应”性,缺乏制定战略的起码视野。大体上看,每届政府上台之初首先奉行强硬政策,在朝鲜做出过激反应后,美国政府开始转为接触政策,这先后包括两次核危机、三次核试验以及多次卫星发射,使危机趋于缓和。然而一段时间的接触政策、局势平缓过后,强硬政策再起,两国关系重新回到敌视与对抗的原点,背后的原因还在于“二战至今,美国政府在对待中国、古巴等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上究竟是采取大棒政策还是胡萝卜政策,一直没有统一意见”。<sup>[32](P18)</sup>美国政府内部的这种分歧就导致了华盛顿为什么有时候选择接触政策,有时候又放弃接触政策。有效手段的匮乏与争议必然制约战略的制定。

#### 四、美朝敌意螺旋的形成

从冷战后美朝关系的突出特点来看,两国关系时常表现为恶语相向,充满敌意。即使两国开始接触进行对话交流,两国关系缓和的状态也显示出暂时性。在这里,局势紧张并不是进一步缓和的前奏,而是缓和成了下一阶段局势紧张的间歇期。就这个意义上讲,本文中的“敌意螺旋”不仅意指美朝两国之间敌意的交互性与互为因果性,而且也意指“敌意——缓和——敌意再起——再缓和——再敌意”中“敌意”的循环反复性。改善两国关系对于美朝两国对外战略目标的实现都有积极意义,两国也都为此做出了不同程度的努力,那么到底是什么导致了两国“敌意螺旋”的形

成并最终致使“多方共输”的结果?与美国的对朝战略缺失是否存在一定的逻辑关联?

从朝鲜的对外战略来看,冷战后一直致力于改善与美国的关系。“把改善与美关系看作关系其生存与发展的最重要最核心问题”。<sup>[33]</sup>2009年8月,朝鲜领导人邀请克林顿访朝,向他坦言“希望与美国建立新的更加友好的关系”。<sup>[34]</sup>日益清晰地表明与美国直接对话的决心,甚至以强硬姿态迫使美国和解。<sup>[33]</sup>“在几轮六方会谈的磋商与博弈中,朝方一直在努力实现同一个战略目标:通过不断升级的核活动,一步步逼迫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实质性问题”。<sup>[35]</sup>连美国已解密的相关文件也显示,“朝鲜的主要动机看起来是想对美国施加压力,以迫使其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以及(或者)签订新的《核协议》”。<sup>[36](P3)[37](P53)</sup>这样一来,美国对朝战略缺失以及在政策目标上以拖待变与缺乏解决问题的动力,与朝鲜对改善与美国关系巨大的战略期待就产生了极大反差,对美国的战略猜忌与敌意就不可避免的产生了。特别是美国鼓吹并积极推进“朝鲜崩溃”,使得朝鲜对美国的意图产生了极大的不安全感与深深的敌意。

对朝政策的高度意识形态化又加深了这种敌意。冷战后,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维护政权安全成为朝鲜第一位的战略目标。“维持政治体制,捍卫国家安全是朝鲜的国家战略”。<sup>[38][39]</sup>“作为一个人口只有2 200余万、人均GNP不足1 000美元的朝鲜,所以冒天下之大不韪从事核、导开发,在于威胁感受日益深化,视核、导为救命草”。<sup>[40]</sup>“邪恶轴心”、“无赖国家”、“暴政前哨”、暴君、魔鬼等美国对朝鲜政府及其领导人表露出的深深“厌恶”,在朝鲜看来传递出与其“不共戴天”的信号,颠覆其政权的贸然行动始终存在。

武力威慑作为遏制政策与管控危机的重要手段,进一步固化了朝鲜对美国的敌人意象。第一次朝核危机爆发后,驻韩美军开始装备爱国者导弹、美国向韩国派出新的直升机、独立号航空母舰从印度洋返回日本基地,释放出美国考虑使用武力的信号。1994年《华盛顿邮报》刊文称,如果日内瓦会谈无果,美国将向韩国增派1 000名美军参与“团队精神”(Team Spirit)联合军事演

习。<sup>[41](P123)</sup>美国参议院于1994年6月通过一项决议,敦促克林顿采取行动让美国军队做好准备“威慑,并在必要的情况下,击退朝鲜的袭击”。<sup>[42]</sup>就在前总统卡特赴平壤斡旋的同时,国防部长佩里也提出三项军事打击朝鲜核设施的计划。<sup>[20](P285,286)</sup>第二次朝核危机爆发后,小布什在2003年3月指出如果美国的对朝政策“在外交上不能起到积极效果,就必须在军事上见到成效”。<sup>[43]</sup>

“9·11”后,随着伊拉克主要战事的迅速结束,拉姆斯菲尔德建议对朝鲜进行先发制人的核打击。小布什政府的很多高层人士也纷纷支持这一主张,认为可以从“打击军事部门推动部队的不稳定,然后推翻金正日政权”。<sup>[20](P285,286)</sup>甚至连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和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亦认为朝鲜较之伊拉克更具有威胁性和进攻性,主张“应像对待伊拉克问题那样应对来自朝鲜的挑战”。<sup>[26]</sup>由于认知相符的作用,作为充满极度不安全感以及对美国意图充满猜忌与敌意的朝鲜来说,对于美国的“接触”与“遏制”政策,可能更在意“遏制”政策传递的信息。朝鲜认为,美国不仅无意解决问题,高度“厌恶”其政权,而且始终保持武力打击的高压态势,固化了对美国的敌意。

美国对朝战略缺失使得朝鲜认为自己在美国对外战略中被忽视了,为了拉住美国解决问题,引起美国的战略关注,就不断地进行卫星发射或者挑起核问题,这也是美国冷战后对外战略的优先关注点。由于美国对朝缺乏了解与错误认知,朝鲜此举又被美国解读为“无赖行径”,更加固化了美国对朝政策的意识形态化。美国屡屡对朝武力威慑,反过来又加强了朝鲜发展核武通过不对称威胁吓阻美国的战略判断,在核武开发上越走越远。这在认知相符的心理作用下,更加剧了美国对其的敌视与“厌恶”,两国敌意的螺旋就这样形成了。

## 五、结 语

如上所述,敌意的螺旋不仅根本有悖于美朝

两国的政策目标,而且也使得中国追求的朝鲜半岛局势稳定与半岛无核化的目标越来越远。应该看到,各方在朝鲜半岛局势上难以合力而为的最大困难在于各方对“不确定性”的担忧。相比而言,冷战后不仅朝鲜的对美战略目标清晰且手段持之以恒,而且中国作为另一重要的外在影响国,其朝鲜半岛战略同样目标清晰且手段持之以恒,就是要推进半岛局势的稳定与无核化,为此投入巨大的外交资源并在极其复杂的局势下顶着巨大的压力推动各方回到谈判桌前<sup>①</sup>。解铃还需系铃人,“问题的最终解决还是取决于美国的战略决断”。<sup>[44]</sup>美国作为朝鲜问题的当事方以及掌握着解决问题的钥匙,需要从战略上重视问题解决的紧迫性,应尽早制定一个清晰、切实可行、且能增进各方利益“多赢”的对朝战略目标。为此就需要放弃错误认知的有色眼镜,加大对朝鲜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客观了解,放弃意识形态与价值观的优越性。在战略手段上,多释放善意,停止动则就武力威胁。战略的清晰会加强双方对彼此行为的预期,有利于朝鲜对美国信任的逐步建立,敌意螺旋就会逐渐减小。这也就最终会为双方逐步务实的解决问题提供了可能。与此同时,美国清晰而稳定的对朝战略也能使中国更为清晰地了解美国在朝鲜半岛上的意图,有利于两国的“合力而为”,这显然也有利于朝鲜半岛问题的根本解决。

### 参考文献:

- [1] John Kerry. U. S. and North Korea: The land of lousy options[N]. Los Angeles Times, June 26, 2011.
- [2] 刘俊波. 影响美国朝核政策的内部因素[J]. 国际资料信息, 2009, (12).
- [3] 汪权. 冷战后的美国朝鲜半岛政策析论[Z]. 中共中央党校 2003 级博士学位论文.
- [4] 顾国良. 克林顿政府对朝政策:核与导弹问题[J]. 美国研究, 2001, (1).
- [5] North Korea Advisory Group. Report to the Speaker[R]. U. 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sup>①</sup> 对中国因素的分析可参见:王俊生:《如履薄冰的朝鲜半岛局势》,李向阳主编:《亚太地区发展报告》,第170—172页,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13年。

- Nov. 1999, <http://www.fas.org/nuke/guide/dprk/nkagreport.htm>.
- [6] Clinton-Gore Aid to North Korea Supports Kim Jong-Il's Million-man Army[Z]. Policy Perspective, House Policy Committee, July 27, 2000.
- [7] 樊吉社:美国对朝政策:两次朝核危机比较[J]. 美国研究,2009,(4).
- [8] Michael F. Mazarr. The Long Road to Pyongyang, A case study in Policymaking without direction[J]. Foreign Affairs, Vol. 86, No. 5, Sep.-Oct. 2007.
- [9] Scott Snyder. Revisiting the-Axis of Evil[J]. Yale Global, July 31, 2008.
- [10] 刘俊波. 从“战略忍耐”看奥巴马的对朝政策[J]. 国际问题研究,2010,(6).
- [11] 夏征难. 国外大战略研究的历史演变[J]. 军事思想史研究, 2007,(4).
- [12] Introduction to the Grand Strategy Project, 2002-2003[Z].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Yale University, <http://www.Yale.edu/is>.
- [13] 罗天虹. 论西方战略与安全研究的转变[J]. 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10).
- [14] 王明进. 战略概念的拓展与国际战略学的创立[J]. 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8,(1).
- [15] 约翰·柯林斯. 大战略[M]. 军事科学院译. 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78.
- [16] 孙建中. 中国国际战略研究方向之探索[J]. 国际政治研究,2007,(4).
- [17] Virginie Grzelczyk. Carrots and Sticks: The Construction of a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toward North Korea[J]. Korea Observer, Vol. 39, No. 4, winter 2008.
- [18] 李榕. 布什政府对朝关系战略评估[J]. 当代亚太,2009,(3).
- [19] Paul Bracken. How to think about Korea unification[J]. Orbits, Vol. 42. No. 3, Summer 1998.
- [20] Bruce Cumings the North Korea Problem: Dealing with Irrationality[J]. Current History, Sep. 2009.
- [21] Bob Woodward State of Denial[M].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6.
- [22] Robert A. Manning, James Prazystup. Starve North Korea or Save it? [N]. Washington Post, June 23, 1996.
- [23] Jim Mann. U. S. Ceding Upper Hand to North Korea, Critics Say[N]. Los Angeles Times, September 19, 1994.
- [24] Paul Kerr. U. S. Courts Allies to Contain North Korea [J]. Arms Control Today, July / August 2003.
- [25] Virginie Grzelczyk. Carrots and Sticks: The Construction of a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toward North Korea [J]. Korea Observer, Vol. 39, No. 4, winter 2008.
- [26] 郭锐. 冷战后美俄日韩对朝政策的知觉与错误知觉[J]. 辽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2).
- [27] Mike Allen. President has Tough Words Towards for North Korea; Vision of Unified Peninsula Accompanied by Criticism[N]. Washington Post, February 20, 2002.
- [28] Paul Shin. South Korea Leader Seeks Nuclear Compromise [N]. Washington Post, January 3, 2003.
- [29] 王建芬. 美国驻韩大使:博尔顿的行为缺乏外交策略[Z]. 中国日报网, 2005-04-21, [http://www.chinadaily.com.cn/gb/doc/2005-04/21/content\\_436296.htm](http://www.chinadaily.com.cn/gb/doc/2005-04/21/content_436296.htm).
- [30] 杰维斯. 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M]. 秦亚青译.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
- [31] Dean G. Pruitt, Jeffrey Z. Rubin. Social Conflict[M]. New York: McGraw-Hill, 1986.
- [32] Gregory J. Moore. America's Failed North Korea Policy: A New Approach[J]. Asian Perspective, Vol 32, No 4, 2008.
- [33] 张慧智. 朝鲜国家战略调整探析[J]. 现代国际关系,2010,(2).
- [34] 张璉瑰. 朝鲜核问题现状与美国责任[J]. 东北亚学刊,2012,(5).
- [35] 孙向丽. 朝核问题实质与发展前景[J]. 现代国际关系,2007,(6).
- [36] Larry A. Niksch North Korea's Nuclear Weapons program [Z]. Issue Brief for Congress, Order Code IB91141.
- [37] Nicholas Eberstadt. the North Korean Nuclear Drama: Another "Twenty Years Crisis"? [J]. EAST ASIA, Vol. 21, No 2, Summer 2004.



- [38] 胡明远. 朝鲜处理国际问题行为方式及中国的对策[J]. 理论观察, 2010, (4).
- [39] 张慧智. 朝鲜国家战略调整探析[J]. 现代国际关系, 2010, (2).
- [40] 徐文吉. 朝鲜的核、导战略态势及其影响[J]. 东北亚论坛, 2007, (1).
- [41] Joel S. Wit, Daniel Poneman, Robert L. Gallucci. Going Critical: The First North Korean Nuclear Crisis[M]. Washington, D. 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4.
- [42] McCain Dole, et al. . Amendment to S. 2201 (FAA Authorization Act)[J]. Congressional Record, Vol. 140, Part 9, June 16, 1994.
- [43] Secretary Colin Powell, Report in Press Hyatt Hotel Regency Ballroom [J]. Seoul Korea , February 25, 2003.
- [44] 邵峰. 朝核问题的发展前景与东北亚安全机制建设[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7, (9).

## U. S. Post-Cold War Policy Toward North Korea: The lack of Strategy and the Forming of Hostility Spiral

WANG Jun-sheng

(Nation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rate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07, China)

[**Key words**] after the cold war; the United States; policy toward North Korea; the lack of strategy; hostility spiral

[**Abstract**] At the background of maintaining U. S -North Korean dialogue, North Korea has conducted three nuclear tests and multiple satellite launch, the hostility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also further aggravated. This contradicts not only the North Korea's hope for improved rel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lso runs counter to eliminating the U. S strategic goal of the non-proliferation of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 situation also jeopardized china's two strategic goals of maintaining peace and stability and denuclearization in Korean peninsula. This paper starts from defining the concept of strategy, points out the reality and causes of lack of strategy of American policy towards North Korea after the cold war.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North Korea's national strategy after the Cold War, especially its expectation towards U. S. , the paper gives a detailed analysis to reveal the logic relations between the lack of strategy of U. S. policy towards North Korean and the formation of U. S -North Korean hostility Spiral

[责任编辑 刘蔚然]